

【基礎題】

- 課文拼貼與發表：將打亂的課文段落，小組討論合理的寫作脈絡後，重新剪下編排。完成後進行小組發表(不看課本進行拼貼)

心得記錄：在討論過程中，你負責了哪些部分？你滿意你自己以及小組的表現嗎？為什麼？透過各組的發表以及老師的補充，你覺得還有哪些可以進步的空間呢？

【挑戰題】(課堂討論後，各自作答)

1. 本文標題命名為「秋去秋來」，你覺得這樣的命名好嗎？請舉出你支持的理由。(如果認為這樣的命名不好，請提出你的命名建議，並說明原因。)

2. 作家的特點，是擁有敏銳感性的雙眼，以及感性柔軟的心靈。我們未必要成為作家，但訓練自己擁有敏銳的觀察力以及柔軟的心靈，是值得一輩子來努力的目標。即使是作家，也會有感傷、惆悵、抱怨的時候，即使如此，徐仁修在這課中，示範了轉念的重要，同一件事實，我們可以有消極的想法，但也可以產生積極的想法。如同看到樹葉凋零、白霜覆蓋，原本是感傷惆悵的心情，但轉念一想，冬天單純的美，也可以是沉靜、洗滌心靈的時機。

有聽過「哭婆和笑婆」的故事嗎？有一個老婆婆在寺廟前賣香，她晴天也哭，雨天也哭。有一天有人就問她：「你為什麼天天哭啊？」老婆婆說：「我的大女兒嫁給賣鞋的，小女兒嫁給賣傘的，晴天的時候我就想小女兒的傘賣不出去，而雨天我又擔心大女兒的鞋。」說著就又哭了起來。那人就說，那你為什麼不晴天想想大女兒的鞋，雨天想想小女兒的傘呢？於是從此以後，哭婆變成了笑婆。

你曾經有哪些不愉快或難過的回憶呢？想一想，可以怎麼轉念，幫助自己發現積極的那一面？

轉念寫作引導：先寫出事件的內容(事實)，再寫原本的感受，最後利用「其實…正是…」或「但想想…」的句型來轉換為積極的想法。(請參考課文內容，並加入以下語詞：淒風苦雨、惆悵、遺憾、黯然、燦爛、心弦，100字，寫在筆記本)

➤ 作者補充資料：

[荒野鏢客徐仁修 用鏡頭寫活自然]

出處【2009/04/19 聯合報／記者鄭朝陽】

「如果不是那頭生氣的母豬，我現在就是拿針筒的獸醫。」荒野保護協會創辦人、生態攝影家徐仁修笑談當年一頭抓狂母豬，如何改變他的一生。

家住新竹芎林鄉下的徐仁修，隨父親工作搬到台中霧峰，少時他一心想考台中一中，沒想到考試當天忘了帶准考證，英文零分，一中無望。

沮喪幾天，父親鼓勵他思考：「不一定要念大學，當獸醫也不錯。」建議他考台中高農，將來出國深造，但農場實習時，一隻發怒母豬又打翻人生大計。

抓狂母豬 害他獸醫當不成

母豬剛生完小豬，脾氣大得很，伸手為牠量體溫，差點就被咬。老師徵求手腳最快的學生：「誰能打完針立刻跳出豬圈的？」學校籃球隊長的徐仁修，帶著抗生素針筒上前，只花一秒鐘就突襲成功，但打完針的母豬暴跳如雷，狂追徐仁修。「我發覺我太年輕，似乎不能這麼早當獸醫。」

徐仁修報考屏東農專鑽研遺傳與育種，冥冥中為他走上「生態攝影」的路做了安排。退伍後他到農林廳當種苗研究員，徐仁修接下調查野生蘭花的任務，兩年間幾乎走遍台灣山野，讓他見識到人為濫墾、農藥與肥料的濫用，正嚴重扼殺生態。

沒錢沒兵 鏡頭文字拚環保

徐仁修回到故鄉新竹芎林，再也找不到兒時熟悉的青蛙、泥鰍，「都被農藥毒死了，算一算，至少有四十五種物種消失了…。」

生態的急速惡化，催促他在一九七四年發表第一篇生態文章《失去的地平線》，從此踏上寫作之路。為專心寫作，徐仁修辭掉公職，想到印尼發展，卻因當地動亂而喊卡。

之後，徐仁修相繼應聘到菲律賓、印尼當短期的農場顧問，開始進出雨林探險，因緣際會成了自由攝影作家，專心用照片和文字為保育荒野吶喊。沒有固定收入，徐仁修靠有限的稿費過日子，「很辛苦，但它訓練你如何規畫和實踐自己的目標，清楚自己的步伐。」

即使生活拮据，徐仁修仍結合同好，於一九九五年六月成立荒野保護協會，成為台灣組織規模最龐大的環保團體創始人。荒野協會的宗旨是讓保育觀念向下扎根，因此生態演講和營隊，鎖定九到十二歲青少年，要求父母陪同，曾是台灣唯一，也是世界獨創。

「他拍照會說故事，轉述很多師法自然的道理。」荒野協會義工廖惠慶說，徐仁修的照片和文字宛如催化劑，喚醒她對自然的尊敬。

徐仁修說，台灣環境百病叢生，都是廟堂（原意為朝廷，這裡指政府）上這些官員小時候的生態教育沒教好所致，「孩子喜歡大自然，長大做官、做事就不會做破壞大自然的決策。」

回溯人生的上游，徐仁修說，專注生態寫作攝影、創立荒野，其實都在實現童年的夢想。「荒野兩個字不是突然冒出來的，我小時候就有了。」小學四年級，媽媽教徐仁修唱一首日文歌，後來他用歌曲的旋律，自己譜寫了新的歌詞，歌名叫「紅蜻蜓」。那些在荒野裡搖擺曼妙舞姿的紅蜻蜓，正是他童年美好的記憶。

荒野有情 拍下 40 萬個感動

別人眼中的荒野是不毛之地，徐仁修說：「那是寶地。」徐仁修認為，大人常站在自己立場看事情的偏見，「對我有利的叫益蟲，吃我農作物的是害蟲，跟我完全無關的叫昆蟲。」他說，若人用自然的角度看待荒野，荒野並不荒而是有情，「因為所有生命都來自荒野。」

以攝影為荒野發聲，徐仁修說：「沒人教我拍照，我的攝影老師就是『國家地理雜誌』。」他常逛舊書攤，買了數百本駐台美軍丟棄的過期雜誌，由其中的生態攝影作品汲取養分。

在花園新城的住家，徐仁修有專門放幻燈片的房間，四十多萬張幻燈片是他對荒野情感的顯影。「除非能感動我，否則我不隨便按快門。」徐仁修自認不是生態攝影家，而是大自然的「轉述者」，他堅持每張照片都能說故事，而了解生態、耐心觀察是拍照前的基本功夫。

拍了二十幾年、淘汰十幾台相機的徐仁修，年近花甲(60歲)的身手不如當年矯健，雙眼也得靠眼鏡調整老花的焦距，但他還是背起相機，穿梭蠻荒雨林，用他的鏡頭繼續為大自然行俠仗義。

(1)補充資料中，有關作者的資料，請在正確的選項內打勾(單選題)

- ()他從小住在新竹芎林鄉，而高中就讀台中一中。
- ()長大後回故鄉時，因為當地蓋起了高樓大廈，所以他兒時熟悉的青蛙、泥鰍都不見了。
- ()民國 84 年創立台灣最大的環保團體-荒野保護協會。
- ()他主要透過演講為荒野、自然發聲。

(2)配合題：文中關於徐仁修的事蹟與他說的話、所表現的態度，請在括弧中填入相對應的選項

- () 荒野保護協會的宗旨是讓保育觀念向下扎根。
- () 四十多萬張幻燈片是他對荒野情感的顯影。
- () 應聘到菲律賓、印尼當短期的農場顧問，開始進出雨林探險。
- () 大人常站在自己立場看事情的偏見，有利的叫益蟲，吃農作物的是害蟲。
 - A. 「除非能感動我，否則我不隨便按快門。」
 - B. 荒野並不荒而是有情，「因為所有生命都來自荒野。」
 - C. 「孩子喜歡大自然，長大做官、做事就不會做破壞大自然的決策。」
 - D. 「很辛苦，但它訓練你如何規畫和實踐自己的目標，清楚自己的步伐。」